

譯 林
書叢說小

編六十三第

說小稽滑

史外稽滑

一 卷

海 上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

原序

吾書實繼出於辟克威克報章之後。主嘲諷者此時竊流歇矣。蒙小學區學費至省。今其燄燄矣。其初學堂夥而學術謬。政府乃不一問似蒙學之基楨。無涉於民德。夫貿易小夫。爲主者所用。則必詳審其能與否。下至醫生律師皆然。獨庸庸無稱之人。則聽之爲教習。不之檢察。故爲教習者恆多濫竽。而堯克歇埃之教習。尤品之下者。其人之生計。以術愚人之父母。易佳兒爲惡劣。似即其人之業。尙生質旣鈍。而行事復嶮暴如獺獸。驚鳥以搏擊爲長技。果使人愛其狗馬者。亦不授之斯輩。令彼濞峨。余聞醫生之治。蹙蹙不卽愈。行且致訟。而童子神經爲蒙師所挫。而爲之父兄者。乃懵然無所覺。余第一聞堯克歇埃蒙塾之軼事。時吾年尙稚。腦中但有吹彈丸取鳥之稗想。然尙記憶有人自堯克歇埃來。額上中創。久乃弗癒。蓋先生怒兒不慧。以劃紙之小刃中其顙。刃上含墨滓。毒入腠理。故久久膿潰。余一見此人。卽印證此學生之影。籍於腦中深際。乃立志將往觀其謬厲之館。或編爲私家紀載。播之藝林。

余既蓄此心。於未成書以前。卽躬赴堯克歇埃。時方冬也。路中所閱者。卽於吾書中一一描畫其狀。時有人語我果蒙師知爾爲辟克威克報中主筆者。先生必匿不汝面。余雖其言。遂與吾友密謀。徧訪其親故於堯克歇埃。乃用吾僞名作書先容。言有童子求得蒙塾執業。其父先逝。但有孀母。頗冀其孤露之兒親學。余則僞爲童子顧託之人。此書既達堯克歇埃之友。詳詢其間蒙塾孰佳。將往謁其師。余遂至蒙塾多處相度其中果如人言否。嗣至一鎮。鎮名且爲諱之所。寄書中之人乃他出。夜中雪盛。其人竟至訪余於逆旅。余晚餐適已。遂出酒飲是客。客今物故已久。尙憶其人健碩多笑容。談次無語不陳。惟及學堂。則格格不予告。余旣及書中所言。則詳詢是間有巨學堂否。其人言學堂之巨者良稔。余曰。佳乎。其人曰。此各適其適。不能預爲軒輊。言次則引日視火。噲臂作響。似欲斥去是說者。余遂以他說進。而此人興致卽勃發。余復漸入學堂事。則其人復立止其笑容。爲慘凜之狀。於是談及兩句鐘。客取冠將行。忽微語曰。吾二人談吐滋樂。今行矣。尙有積慊。必欲一伸。君戚晚孤兒。果於倫

教中有着足處。幸勿及此間。吾初非謗其鄰右。特感君臨貺。故質直而貢是言。復曰。倫敦苟有託足之地。則萬勿蒞此。其人斗廂其容。頗張欲倍其碩矣。客既行。余後此乃未晤其人。而書中所云白老地。殆與其人爲類。至於學堂中之先生。則須敘其事。邊爲讀吾書者告之。方吾書登諸報上時。有數先生恆斥言。謂余謗傷其人。竟有一人告之法律家。將入吾罪。尤有一人將至倫敦覓我爲仇。意將用武。去年正月時。有一蒙師。方與一畫師坐談。更一畫師同坐。則默圖蒙師儀範。今吾書中司圭爾之象。即其象也。惟吾書之司圭爾。眇也。此蒙師則二目澄然。初不病眇。然與此蒙師友善者。咸曰。眇目固不類。而行事則未有不類者。吾揭一司圭爾。直括堯克歇埃之羣師爲之代表。司圭爾之愚頑狡猾。益之殘忍汚陋。聚於其身。請堯克歇埃之先生集視其人。各承其所長以去。斯得矣。且余之爲此書。敢誠語讀吾書者以狀。若司圭爾先生及其學堂之刑律。非我臆造。蓋實有其事。余但從輕處着筆。正妨疑我者。斥我爲誕。羣公若弗信者。請至鎮中公堂。檢取人家訟此塾師之殘忍。其事較余所敘爲烈。

蓋此情節。即小說家虛構空中樓閣。而亦莫肖其彷彿。且亦思力所不能至是。時余方爲是書。而投書於吾家者。言先生虐狀。尙爲吾書中之所未敘。雖然。余今亦倦於斥奸。果使當日報上所書。集而成篇。則較之吾書所論列。尤劇烈。方知吾人之待人。恕也。此外尙有一事。果言之。則讀者亦必喜慰。此赤利伯爾弟兄。亦確有其人。彼昆季之忠篤。亦非我臆造。即著書之人。亦承其嘉惠。特借此用表彰其隱德。顧吾旣敘其人。卽有投書千數於吾家。必欲窮其底蘊。人人咸將與之訂交誼。聯貿易。余幾於日不暇給。今茲二人均物化矣。而尼古拉司者。固不能謂之完人。然亦未必有心怙過者。蓋年少不更事。情欲鬪進。實年少之通病。吾書亦不藻飾。尊爲君子也。迭更司敘。

短評數則

迭更司。古之傷心人也。按其本傳。蓋出身貧賤。故能於下流社會之人品。刻劃無復遺漏。筆舌所及。情罪皆真。爰書旣成。聲影莫遁。而亦不無傷於刻毒者。以天下旣有

此等人則亦不能不揭此等事示之於世。令人人有所警醒。有所備豫。亦禹鼎鑄奸。令人不逢不若之一佐也。

書中述老而夫事。則心蛇蝎而行虎狼。即俗所謂冷血物也。老而無子。積資誰屬。初不之計。但解離人之妻。孤人之子。陷人之穉弱。覆人家產。一不之動。其機心大類火車輪舶之馬力。火車輪舶二物。非長日看人離別者耶。然其機自運弗已。軋軋之聲。萬不因人之傷離。哭別。爲稍停。又類東市決囚之伍伯。無論忠臣義士。一落其手。但有斷頭。初不能偶然有感於心者。其人固以司殺爲職也。老而夫職不司殺。又非無知之機器。而其作用乃與二者正同。吾方知利令智昏一語。非無見而漫言者也。冒利之夫。終身未嘗慮禍。又未嘗慮及果報。正自有說。金錢之進如流水。存而不用。一心泰然。見人皆覺可憐。顧憐人而仍不肯施舍者。正謂吾以苦心慮貧之故。經營而得此資。若因施舍而罄。是自趣於貧。其智詎不更出貧者之下。故憐人之貧。正復自憐其智。殆謂我今破資以賑汝。我一落寞。又誰從而賑我者。我惟不貧。而有防貧。

之思。故不趣於貧。且汝貧又何與我事。日復一日。善念漸退。防貧之計亦漸精。以爲偶一施舍。卽足取貧。吾何不智至此。於是刻覈施之親戚。抑勒待其子孫。而子孫眼熱金多。乃不能用。又思此產屬我。汝死產又焉遁。則又不念彼祖。彼父之居積取盈。心皆爲己。但覺積金不予。事同困己。迨鐘漏一歇。而黃金遂散走如飛塵。惜高臥於棺中者。乃皆無見。爲可哀也。

大凡逐利之夫有二種焉。曰剛。曰柔。老而夫者。毗於剛者也。阿塞者。毗於柔者也。虎之吮血。剛也。蛭之吮血。柔也。其實皆謂之冷血物。不可名之爲人。

力里威克亦錢虜也。其人頗類老而夫。顧中道改悔。悉其產授之金威格司。令立其後者。何也。其人尙有愛情也。力里威克能愛女優。則不能謂之無情。迨爲女優所窘。則翻然悟其初計之不善。故尙有歸宿之一日。若老而夫一生未嘗愛人。於其妻尙刻剝構陷。則宜乎於其亡弟終落落。而又何有於其姪尼古拉司。蓋老而夫者。鐵鑪也。鑪但屑人之物。己身未嘗一落其屑。試思天下人果如鑪者。人之觸之者。甯復有

幸。

全書關鍵。本屬教習司圭爾瓦克福。然其事大悖常理。爲中國之所無。可以不論。中國今日之教習。正患不能得生徒之歡。又何敢施其威福。中國學生之語教習曰。汝奴隸。待飼於我。我不特意。汝立行。汝妻子亦立餒。而教習又多寒士。一見學生。已膽懾。不敢出其正直之言。講堂之上。一聽之學生。而教習特同木偶。卽間有匡正。已譁然散學。必屏逐此教習。然後已。吾又惜中國無迭更司。別著一書。爲學生正其謬戾。迭更司寫尼古拉司母之醜狀。其爲淫耶。穢耶。蠹而多言耶。愚而飾智耶。乃一無所類。但覺彼言一發。卽紛糾如亂絲。每有所言。均別出花樣。不復不沓。因歎左馬班韓。能寫莊容。不能描蠹狀。迭更司蓋於此四子外。別開生面矣。

赤里伯爾兄弟之好善。亦人世中不復多見之人。吾意迭更司旣出貧賤。則老而夫或卽其親屬。凌巖旣深。故成此書。以報復其虐待。赤里伯爾兄弟。又必有恩於迭更司者也。此節原序中已述及之。惟有老而夫之虐。愈形赤里伯爾之仁。二者對舉成

文。實爲報私恩私怨之筆墨。又欲自泯其迹。平空立一司圭爾。爲全書宗旨。謂堯古歇埃學堂積習。一皆如是。此書之成。卽欲警醒家有子弟者。勿赴堯克歇埃。則此書成爲有關社會之書。實則非是。但論其描寫俗情。一一都足增人閱歷。已大有功於社會矣。何待斥駁司圭爾於社會始名有功。

天下文人。每敍及錢虜。必加痛掊。此亦局量褊狹之處。須知畏廬之眼。見錢虜甯止二十以外。使一一均加痛掊。則畏廬之筆記。直不啻一百萬言。而其可笑可恨之事。尤不止如迭更司之所論列。顧一言以蔽之曰。愚無知也。閩人之求科名者。必祠魁星。而其求利者。多祠財神。財神之與魁星。仇同水火。必財神去後。而魁星始來。究其但祠魁星者。迨得官發財。則又舍魁星而兼祠財神。及彼子姓怠惰不學。於是財神魁星。始並去其家。然則祠財神者得耶。祠魁星者得耶。吾不得而知之矣。

畏廬家貧。而吾季父靜菴先生。則賢而恤我。同族中亦無老而夫其人。然與同里閭者。固明明有老而夫也。曾於橡湖仙影序中。明斥其人。然尙未足以盡此二豪之罪。

狀。

嗟夫。魑魅出沒之地。不在窮山。而在闐闐。人心之險。豈能一一誅鋤。不過世有其人。則書中卽有其事。猶之畫師虛構一人狀貌。印證諸天下之人。必有一人與象相符者。故語言所能狀之處。均人情所或有之處。固不能以迭更司之書。斥爲妄語而棄擲之也。

畏廬識

滑稽外史卷一

英國卻而司迭更司著

閩縣林紓同譯
仁和魏易

第一章

英國地翁歇埃郡幽偏之地。中有一人。曰尼格而貝葛勿利。年事稍多。忽圖成家。顧乃不得少艾爲匹。遂僱中年之婦。婚禮弗具。草草居室。旣逾密月。夫婦遂同策其可以治生者。葛勿利經年所入。在六十八十鎊之間。顧國民繁夥。謀生至難。倉卒乃不得瞰飯地。葛勿利先生窮年奔走。不得一推引之人。鞅鞅而歸。窮簷相對。益無聊賴。如是又五年。葛勿利夫人已誕二子矣。先生之家。旣增二雛。而歲入仍弗豐。則大戚。先生念兒切。苦不得策。因欲往保人險。後自跌於溝渠而死。令其妻子赴保險局索償。爲後此圖。全地於計。亦得方據略間。忽得一書。四圍作黑範。凶問也。書言先生季父老而夫尼格而貝逝矣。聚其遺產可五千鎊。均以授先生。老而夫生時。與先生初

無情懷。自少迨老。僅得老而夫小銀匙之賜。其意蓋謂羹匙固寶。恨爾無羹。意寓嘲訕。於是父子之間。頗落落。今忽推產及之。先生疑不敢赴。既而翻覆其書。則決其不爲妄。先是老而夫彌留時。本欲悉產上之王家慈善會。顧有一貧士。逐月得老而夫三先零六辨。士老而夫者。以爲是人特吾卵翼而生。厥功偉焉。而會中人弗省。竟憐恤此貧士。老而夫則大怒。以會中爲市恩掩人之惠。遂斬產勿授。而授其從子葛勿利。既得資。遂購地築室於郡中。移其妻子往居之。以居積取贏。遂得餘羨。稱小康。更十五年。先生卒。遺資授其長子老而夫。可三千鎊。次子尼古拉。司一千鎊。並此屋宇。二子幼時。肄業於愛克司德學堂。每禮拜必甯家。歸時。其母必述其父食貧居賤。及老而夫生時。擁資華貴之狀。詔其二子。二子聞言。各有所趣。尼古拉司者。庸懦寡營。尙一聞世態艱險。則思遜跡民畝。用自娛適。以不求爲上。老而夫者。則謂天下無資不足自雄於世。非營財弗足圖存。自念吾亡祖老而夫。擁五千鎊巨資。生平固鮮展拓。似淪於無用。然今日竟以予我。我能驅遣是物。亦不云無用矣。且身非得此。亦胡

以立。然則天下惟財爲上烈矣。於是日求試其圖利之術。施之於學堂。在同學中試驗。凡偶假一石筆者。還之必倍。於是漸推廣及於銅錢。求利之術。舍纖而尙鉅。以爲淺。淺者憚於簿記。但舉其要略曰。凡同學假半辨士者。還必二辨士。則數舉而事簡。凡一禮拜無論何時假資。而還金必在禮拜六之一日。母子之金皆具。以禮拜六日。英倫故俗。是日必賜學生以百錢。稱是日爲充囊之日。故老而夫索資於人。但以禮拜六爲訖。凡禮拜一及禮拜五初無分別。老而夫謂吾之如是促促者。人固知吾責之嚴。顧以禮拜五日假資。則其人之需財亟矣。吾因是而吮其膏血。爲計至得人謂老而夫者。幼稚之計劃良刻。然而巨商大賈亦恆以是術得富。贍固知人世大豪傑用心恆如是也。迭更司曰。人之讀吾書者。幾謂是書主人翁必爲老而夫。不知余特借是以開端。宗旨初不在是。老而夫自畢業後。卽居倫敦商家學藝業。迨其父既逝。遽挾其母財行商於外。竟與其田居之母弟聞問不通者。可數稔。有時亦憶及其弟。旣而自念彼家貧素。見將累我不如聽之。而尼古拉司者。困守田間。遂亦論娶鄰居。

之女。資資可一千鎊。生男女各一。子可十九。女可十四。尼古拉司知遺產不足支屬。頗思以資自活。其妻進策。令爲買空賣空。尼古拉司頗疑惑。妻曰。此亦佳事。胡不行。尼古拉司曰。苟不稱意。並此區區者而覆之。何由自聊其生。妻怒其拙。而尼古拉司終不謂然。妻曰。吾子倖長成。在理宜自圖存。令執業。至吾加德。一無資。汝亦宜爲地。試觀若兄。非精於商業。胡以暴富。尼古拉司曰。可。吾今亦試爲之。迭更司曰。買空賣空者。博局也。勝負在所不測。尼古拉司一擲而負之。同負者可四百餘人。尼古拉司爲劇。既敗。則語其妻曰。吾惟不辰。想此草廬。旦晚屬人。卽滿目家具。亦悉付諸拍賣場中。憂憤交逼。因而成病。醫生則宛宛慰勉。而律師亦言此特常事。無足深怪。牧師則稱述天意。謂違天者有罪。資財之罪。均爾罪矣。鄰毗之人亦歎。惋言天下有妻孥者。胡得縱博。尼古拉司聞言弗答。磨諸人令出。遂聚其妻子。與之親吻。罷極而臥。自是遂昏。嚙不省人事。語中咸敘其兄軼事。一日疾甚。知且死。乃強笑慰其妻子。遂逝。

第二章

老而夫尼格而貝者。吾不審其爲何種人。既不名爲商。復非銀行巨賈。又非捃客。且非律師與書記。尤非爲小貿易人。初若無藝業者。入其室觀之。乃莫名其所以然。其居在黃金街。賃華屋而處。門外以銅片紀姓名。尙畫一小手指其中曰公事。所以理卜之。必其人有所操業。而屋中尙有書記。既有書記。則益知其人非閒居者。蓋每遇叩關造訪。而書記必理筆下。自高榻作旁午狀。黃金街中雖廣聚雜流之人。顧非衝繁之區。鄰毗咸以空宇賃孤客。宅既賃人。賃者遂多外國人。黃黑雜糅。屯於是間。而咖啡肆與俱樂部尤夥。夜間鄰居絲竹四達。一交夏令。開軒外面。而過客咸囂。巨菸斗煙燄迷漫。以故人稱其地曰煙屯。樂藪以大勢論之。果爲富商者。亦決不居是。老而夫居此可數年。初未聞有弗適語。鄰毗亦弗相過從。老而夫初不輕出。以外狀觀之。咸知其擁多資。有人言其人必律師。或則以爲捃客。然審狀論勢。則又似是實非。一日老而夫晨興距座。盛服將出。衣藍外衣。下裳則灰白雜色。靴筭長及膝下。半臂

中微露金鍊於外。鍊端約金表。寅之衣囊。鍊末懸二匙。一爲表鑰。一則用啟其秘處。箱篋。而髮上則施以粉素。僞爲老狀。以示其溫藹。然識者謂老而夫施粉於髮。不如其施粉於面。以老而夫刁猾奸欺。一一見諸顏狀。加以粉飾。益將生人之嗤鄙。顧老而夫方獨居。未叙其與人晉接。則其人之妍醜。可以勿問。老而夫方展開簿籍。旣已。則以背抵溫榻坐。二目直注塵膩之窗眼。凡倫敦人居屋後。必留空曠之地。以四面皆牆。煙囪之氣。卽於是出。其中偶種樹一二株。樹爲煙熏。春盡秋初。樹始勾萌。一二青葉。樹皮亦裂。至於明秋。復長數葉而已。厥狀大類。僂僂之老人。脫秋氣溫純。亦足引垂癰之瓦雀。棲此老幹。啾噴作數語。而郡人亦有稱此曠地爲園者。然而園初無花。但有纖草。春榮秋腐。亦無人涉足。窺此園。尤無人卽此園爲用。因之家具不完者。悉納諸其地。物之入此。永永勿出其足。以霉腐者。亦久腐於是。間無復料理之人。老而夫臨窗外盼。卽盼此園。園中本有松樹。蓋前人植之木盆之上。今木盆已爛。而松瘳枯槁以死。老而夫目注是松。而心則外驚。與松初不相屬。忽爾左轉。見彼書記坐。